

□张莹

由黄晓明、赵丽颖主演的《小城大事》，在轻喜剧的镜头下，呈现改革发展叙事，收视率亮眼。

《小城大事》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，平川县为了加快发展，决定设立“月海镇”。李秋萍（赵丽颖饰）与郑德诚（黄晓明饰）两名能力及个性突出的干部，秉着“人民城市人民建”的理念，借助改革开放政策和中央一号文件找到了改革的办法，带领成千上万的农民，以“集资、合伙”的创举，在滩涂之上建起一座现代化的城市，几十万农民的生活因此得以改变。

对于黄晓明、赵丽颖两位主演，大家都不陌生。黄晓明这次在《小城大事》中扮演新成立的月海镇党委书记郑德诚，这个角色对于黄晓明来说是一次新的尝试。剧中的他减重晒黑、蓬发、工装旧衣，以上世纪80年代基层干部的鲜活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。黄晓明对角色的细节呈现也很出彩：蹲地吃泡面的烫嘴、腿麻等即兴反应，塑造了一个“莽”“轴”的郑德诚，他和赵丽颖扮演的镇长个性互补，创造出建设新城的奇迹。

镇长李秋萍的饰演者赵丽颖，此前在《幸福到万家》和《风吹半夏》中的转型成功，使她成为一个可以全面驾驭角色的优秀演员。赵丽颖这次在《小城大事》中饰演的镇长李秋萍，是留学归来的理想主义者，在镇长职位上逐渐成长。赵丽颖将这个人从青涩到坚定逐层递进的心路历程，诠释得非常到位，尤其是她和黄晓明饰演的郑德诚互怼“little man”的冷幽默，让这

小镇故事照见时代脉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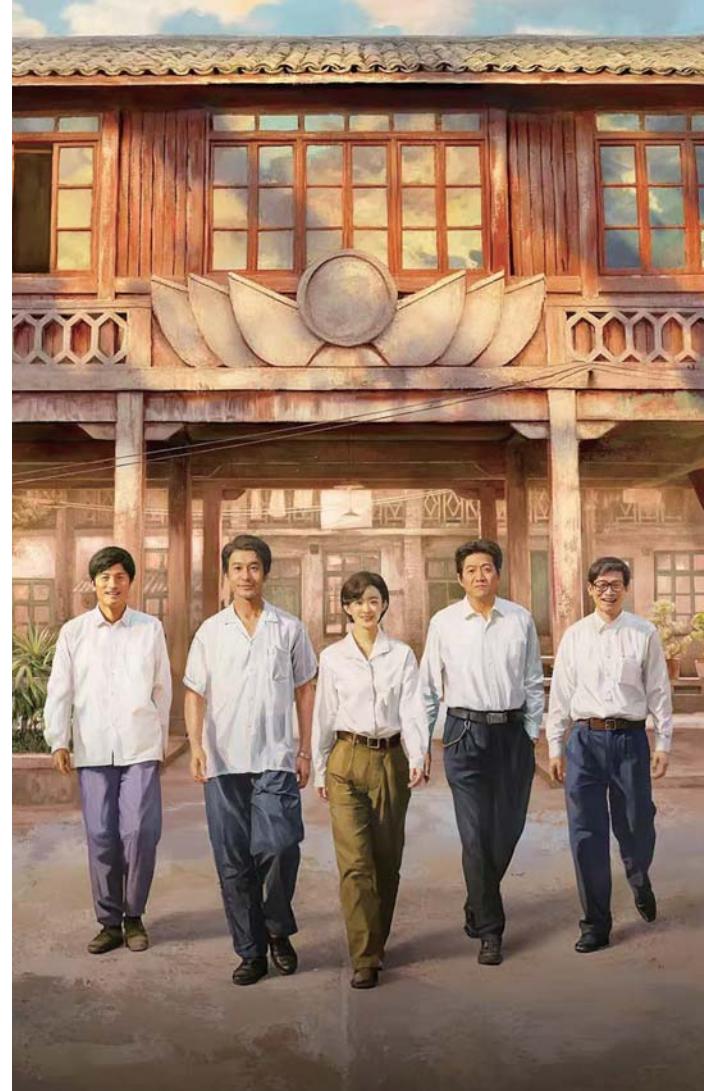
对一冷一热的搭档，在理想与务实的生活化剧情中被观众认可。

其实这部剧中我最喜欢的一众配角。

朱媛媛的出现让观众一下子破防，不仅仅是对这位英年早逝的优秀演员的遗憾，更有对她表演鲜活的赞叹。朱媛媛饰演的高雪梅的出场，是在通往乡镇的公交车上，她梳着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高刘海，烫着大波浪，与邻座聊起了印刷业务，打包票“机器比城里先进”，几个镜头就把人物的泼辣、精明、坚韧给带了出来。她带着半路“劫”到的客户，转小船、挤摩托颠簸带路；客户见厂址偏僻扭头就跑，她僵在原地，笑容垮掉，蹲地念叨“这个月跑了三笔生意”，眼眶泛红却硬憋泪。从谈生意时压低声音讨价、拍胸脯打包票，成交后偷偷扬嘴角，全是小老板的精明与窃喜；客户跑单后，无台词靠微表情传递委屈与不服输，“把小人物的心酸演活了”。这场戏是朱媛媛带病工作，却演出角色“眼里有光、心里有火”的生命力。

高雪梅丈夫解春来这一角色，由黄金配角陈明昊饰演。最近播出的《老舅》中，陈明昊饰演霍东风，和郭京飞的对手戏成“喜剧放大器”。

《小城大事》中的解春来，一开始自以为一定能转正成为镇长。他出场春风得意，拿着自制的镇政府招牌，戴墨镜、穿的确良衬衫配喇叭裤，进镇政府大



院，吹一声响亮口哨，喊“小海螺”唤同事帮忙搬招牌，转头见新同事，立刻收江湖气，换上热情的笑容。用“口哨+摩托+墨镜+一句‘小海螺’”，把解春来的双面特质瞬间立住，成为全剧的出圈名场面与角色灵魂锚点。他和朱媛媛饰演的一对夫妻，温暖有爱，两个人默契搭档，有笑点有泪点，成为这部剧的一大亮点。

第三集月海造城主要成员的集结，奠定了整部剧轻喜剧的基调，每一个看似不完美的人物，就这样完成亮相：孟晓丽，先到的卫生员，朴实直爽，把介绍信夹在腋下和解春来握手，之后到到处找介绍信，那种急乱、手足无措，把她憨憨的职场新人形象表露出来，见留长发的余青田时的反应，尽显小镇青年的青涩与好奇。她称自己写字好，主动承担填表工作，又展示她踏实肯干的一面。余青田，长发文艺青年，活力满满，与小镇氛围形成反差，为团队注入年轻气息。谭光明，文字功底扎实，一来就指出解春来安排的横幅、牌子上“报道”用词错误，较真严谨，与解春来形成反差；林冬福，实干派工程师，戴安全帽穿背心，到岗即干活，凸显技术型角色的务实底色。还有那个被解春来叫“小海螺”的，实际上是个白发老头，强烈的反差感让人忍俊不禁。

《小城大事》中的轻喜剧元素并非刻意制造笑点，而是故事的自然组成部分。如郑德诚向干部道歉的情节，虽以喜感台词为起始点，但背后蕴含着深刻的主题。正如剧名《小城大事》，影片呈现的细节非常接地气，却是以小镇故事照见时代脉搏。这部剧刚刚播出了部分篇章，值得继续关注。



短剧集里的小故事与大时代

□胡婷

近期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的短剧集《奇迹》，以深圳45年的发展历程为画卷，用15个独立又关联的短篇故事，在每集约15分钟的篇幅里，完成了一次关于时代、奋斗与人的深情回望。

《奇迹》以短平快的叙事策略，呈现深圳多年来的發展历程。从《闯南关》里华强北高楼下飞速穿梭的跑楼阿姨，到《开市》中见证股市风云的证券从业者，再到《红树流年》里为守护生态与开发商博弈的村民们，《奇迹》里的每一个故事，都是在时代洪流中精准截取的一个切面。这种形式上的轻巧，反而成就了主题表达上的精准。

《奇迹》的每个单元虽然独立成篇，但将它们并置，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时间脉络。从《红树流年》中上世纪90年代初大沙村面临开发的阵痛，到《开市》里资本市场的混沌与逐渐规范，再到《闯南关》《深夜排档》呈现的蓬勃业态与普通人灵活的生存智慧，《牛牛》中保险入藏展现的经济服务者的专业能力与真诚沟通，又到《恋

曲1999》等怀旧单元储存的特定年代的梦想温度，都体现了层层递进的时间顺序。当城市经济步入正轨，叙事也随之深化，开始探索超越物质的文化认同，《城的琴》等单元转向对艺术、记忆与人际联结的关注，共同标记了城市在产业升级后向精神世界探寻的足迹。最新的故事单元则直面当下与未来，《不可能订单》直接切入智能制造与科技创新，展现深圳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角色升级。《奇迹》没有采用线性的、编年史的排列，而是通过不同年代横截面的闪回与对照，让观众在脑海中自行拼合出深圳四十余年流动的、演进的历史。《奇迹》的史诗性，正是建立在“小故事”与“大时代”的互文关系之上。

更重要的是，这种史诗感还深深植根于其对“奋斗”这一核心母题的诠释。奋斗一词体现在剧中，是范姐等人在爬楼送外卖时流淌的汗水，是张招远在高原上追赶牦牛时的迫切心情，是洪福与妙妙融合菜品的创意，其中体现的普通人物在平凡日常中的拼搏和实干，是对这个时代精神的深刻写照。这种对奋斗的日常化书写，使得主人公

被呈现为无数个有名有姓、有泪有笑的个体，他们是千千万万个范姐、张招远、陈鹏谦、洪福这样的普通人，他们用汗水、智慧共同写就了深圳奇迹。

在《牛牛》单元中，胡歌的表演是一次成功的扎根。胡歌通过大量的走路姿态、肢体语言等生活化细节，努力从外部形象到内在状态都向角色靠拢，让观众相信他就是那个在高原上会狼狈、会窘迫，但始终诚恳的张招远。在《开市》这一涉及资本市场早期乱象的单元中，欧豪的表演则呈现了另一种张力。剧中欧豪饰演的俊生游走在职业道德与人情利益的灰色地带，内心充满挣扎。欧豪通过闪烁的眼神、欲言又止的神态和最终爆发忏悔时的痛苦，生动演绎了一个在诱惑面前失足，又艰难寻求救赎的灵魂。

《奇迹》之所以能触动我们，或许正是因为它让我们在那些平凡的面孔上，认出了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。当无数个“小”被真诚地记录、被艺术地照亮，它们便汇聚成了那个磅礴而动人的“大”。

（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研究生）